

冊

3



<

歸田錄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七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日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唃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唃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

得立而年甚幼訛唯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唯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唯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

一有學士二字

李琪金門集有賜

契丹詔乃為阿保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

一作莫

知孰是

一有也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

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劣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一員一作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橐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

傳一作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

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徃徃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

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

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

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

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

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

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

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

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

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

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

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

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

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
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
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徃徃縷一作金花於
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
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
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
也不足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棊為易解
則如且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徃徃

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
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
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
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
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
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
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

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者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今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勛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群牧司領

內外坊監使副判官北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整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群牧
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
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
織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
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
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
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
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
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鈔之制以賜群臣方團毬路
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
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
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
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
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
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一作書牌榜於通衢而俚

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饊從頁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餒餒音俊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饊餒矣晉束皙餅賦有饊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饊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

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

一作公

集賢曾公樞密張太

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

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
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
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
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
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
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
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
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

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物茲又可

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
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
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

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

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官尚冀書成

疇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
其奇簿其初脩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猢猻入

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
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群一作詰公皆以
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

肥一作

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

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
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
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
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
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

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
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竇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謂四

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
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
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
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
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

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一作子鏡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

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出名但當

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為押字也此唐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

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一無

此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

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

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

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

暮始興盥

一作類

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

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與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

賈學士黯上言本傳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伍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途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

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
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
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葉子青一作清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

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

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

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

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

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

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

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皂鶴

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戲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

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

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為其所制大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

協和二字一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

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

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
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
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
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
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
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
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
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

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日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
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
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
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
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
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
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
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
於寫錄僮史一作隸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加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先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益一作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恠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

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楊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

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鞞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鍾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

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

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一作

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

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

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

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凉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

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

凡百十柿以一槓櫛置其中槓梓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

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

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

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

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

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

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紛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
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
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
於一無懷中使一有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
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
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竒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

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
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
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鑲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
莫知所為燕請以鑲脚為鑲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
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
州郡徃徃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

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
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
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
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
行於世者一作悉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
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
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及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
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
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

惟婿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
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
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
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
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
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
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為姑江側
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

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為聖
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
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
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
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
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歐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槌一作
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共士給衣糧曰打衣

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
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
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
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
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
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
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
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

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
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
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
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
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惟
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
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
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錄卷第二

第一段魚畏

一作魚法

第九段臨終為句

為一作遺

第十段真是送燈臺

燈一作登

第二十段不得於黃紙書名

不字上一有惟字

第二十四段惶懼

一作遑遽

第二十六段酒半相顧

半一作行

第二十九段上竹竿耶

耶一作也

第五十段薄荷

一作勃荷

第五十四段余嘗過

屋繆哉二十六字一作余嘗過小孤山廟下見廟像乃

一婦人而俚俗
之繆至於如此

第五十五段 打衣糧

一作打衣打糧

詩話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八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

一作話也

李文正公進求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
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
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
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
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
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于西京蓋執
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

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

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

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

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

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喫一作飲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有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日猶吳蛙

虺煎苟失所入喉為鏌鋇若北喪軀體何須資齒牙

待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

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朝陽始憚餐籠蛇

子厚居柳州而其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一作此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

芽一作筍為羨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秣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意

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嫗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

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

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

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

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

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

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

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

始皇未坑之輩徃徃成群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

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

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

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
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
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
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
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

從易

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

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
者爭效之風雅一之一作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

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

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

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
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
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鷗
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

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

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

句一作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

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能一作得幾何又其

朝饑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

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語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作
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遲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碎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

咀嚼苦一作且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嘗遊一縣志其縣名胡大監旦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喻胡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音澀睡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

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藏熱而腎藏虛也又

有詠詩者云一無此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

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

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雨中數日無呼喚傳

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

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

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

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

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

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作

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

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

斯短鞞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

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

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

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

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橐章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

半夜鍾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是打一作撞一作鍾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

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

精麤頓一無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一作絲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道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為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黃魚繁鼓添葦菜一作線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

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揚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

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字峭帆橫渡宮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叅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先白髮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
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
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
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
流無險似瞿唐蒲峽猿聲斷旅一作盡腸萬里可堪人
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
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
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

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
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道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
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
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
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

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

生語舉子不能道也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

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

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

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

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

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

端默群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

諧諢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

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

曲蟻封疾徐一有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初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朔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為京師傳誦當

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詩話卷終

第四段食絮

絮上脫柳字

第八段偶得

一作偶收

第二十段手簡

一作子簡

第二十四段論說

一作諸說

筆說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九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
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
要也其於覈見人情尤為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
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
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

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為顏回者易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此字無小人者不閔則笑是閔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為大趣相反如此四字一作反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一作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

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鍾莛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鍾削木為莛以莛叩鍾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莛叩垣墻則不鳴叩鍾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莛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鍾則一有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鍾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諺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汨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按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

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

六字一作自
家成一體

其模倣他人謂

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未博者廬陵歐陽脩嘉祐三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鷺泥未為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終非已

有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辨其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其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為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

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螻蛄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為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物有常理說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螂蛆其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為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為貴而追跡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

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
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
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疑對以熟豈不為
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
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
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
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設
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
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晟筆說

余書惟用李晟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晟非金
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絕筆此理
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為通理適
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為精當余嘗為原甫說聖俞
壓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為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
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為書用
法同而為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
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疑至於顏柳

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柰久余為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損信為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付奕

筆說卷終

李最筆說引歐虞褚陸參考周越古今法書苑及諸人所論知陸名東之虞世南甥亦學其書品在中上別有薛純學歐書又有薛稷皆非其比世或稱歐虞褚薛故為之辨

試筆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淒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為便介甫知睡真嬾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咲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字不乃傷俗耶二十字一作然自謂好
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
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
佳處若以為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
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又益深而尤不
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
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
兼楷十年不勸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
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
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
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所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

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揚子云斷木為棋剋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一無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一作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鷓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閩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金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
可嘆一作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
意精到者徃徃有之若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
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
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
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徃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一有日字縣古槐根出官
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
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

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
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
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
其論如此歸田錄亦及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
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一作佚蕩天人
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
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

造化爭巧可也詳載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二字

自以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

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自學者

變格為文迨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

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

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蕪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靖於晦則明養神以於一作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脩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棊

庶耻說

庶耻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信一作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此一無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又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一有字獨不得曉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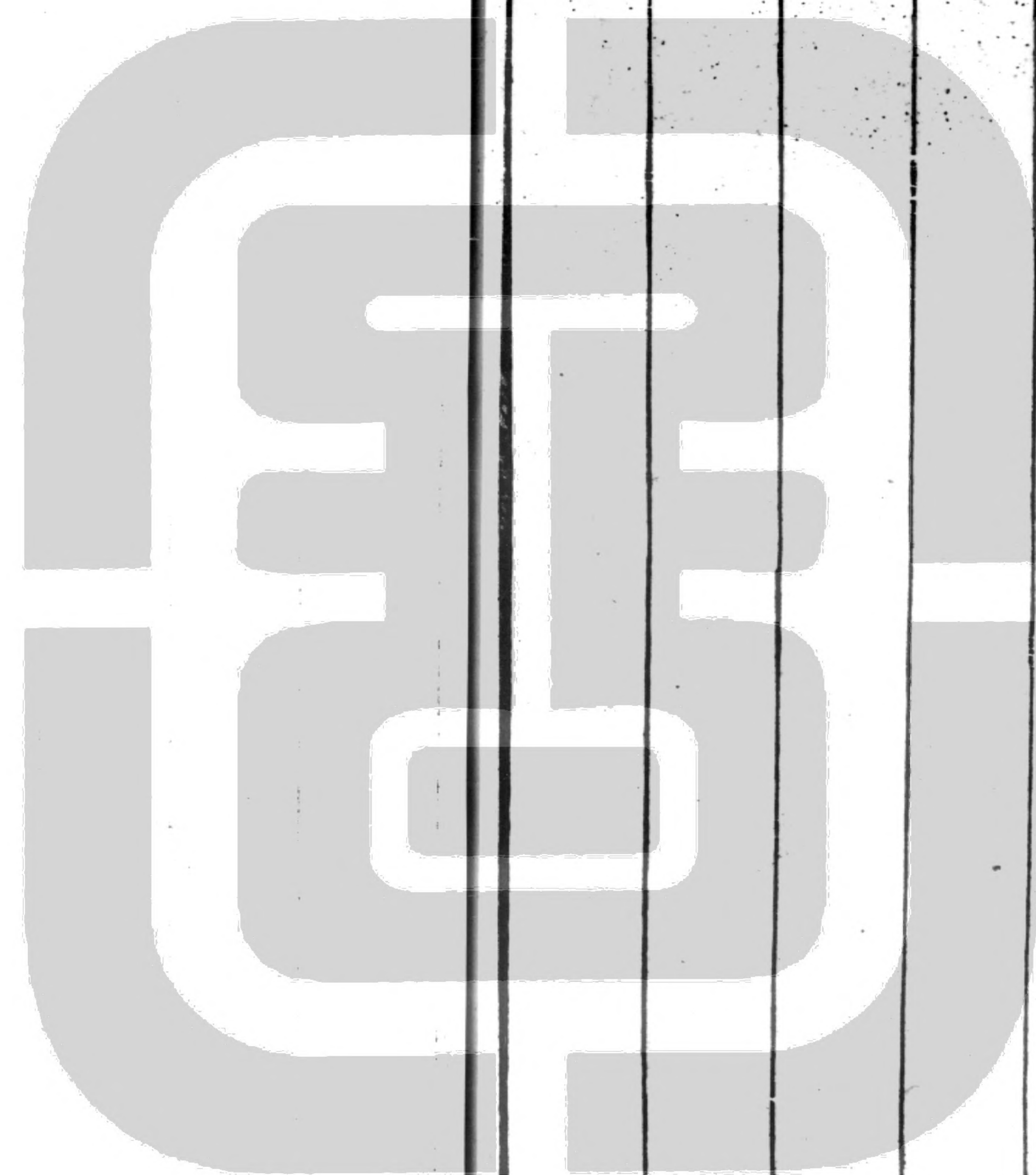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試筆卷終

晦明說然性近者

宣和建本雪堂先生文集載公此說然作准





14